

鲁迅的印象

(日) 增田涉 著

译者说明

《鲁迅的印象》初名《鲁迅杂记》，是著者在1947年间写出，陆续发表在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刊《中国文学月报》上的。第二年，著者加以修订，改名《鲁迅的印象》，和鲁迅书信及其他两篇文章合编成一个集子，即用这篇的名称做书名，由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书末有内山完造先生的《跋》）。过了几年，又由该社作为“百万书”重刊（现在译本所用的序文，就是这次重刊时所改写的），1970年，又作为“角川选书”，由角川书店印行。

本书著者的主要意思虽然在记述他从鲁迅身上得来的直接印象，但所谈的印象既然经过他的头脑，就不免打上著者自己的思想烙印。由于著者只是一个具有一定进步思想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不免使他的见解具有相当局限性，使他不可能完全正确理解和评价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在他对鲁迅的谈论上，往往受到资产阶级文艺理论上和一般学术上的偏见的拘束，因而在一些地方作了错误的解释或评断。例如，他认为鲁迅所以没有写出长篇小说，主要是性格上的原因，鲁迅晚年文章的锋利和所患的肺病有关，认为虚无主义是伟大的思想的基础，以及强调鲁迅是人道主义者，……这些都是不正确的。至于把鲁迅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认作“图式的政治主义”，更是受了反动资产阶级学者谬论影响的结果（关于这点，我们已经

在那一节注文上明白指出），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加以分析和澄清。

最后，做一些事务性的交代。

（一）本文著者增田涉，于明治36年（1903）出生于日本岛根。1929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现在的东京大学）。1931年游学上海，曾从鲁迅听讲《中国小说史略》等。从1949年至最近，历任岛根大学、大阪市立大学、关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著作有《鲁迅的印象》、《中国文学史研究》，翻译有《中国小说史略》、《鲁迅选集》（和人合译）及《聊斋志异》（抄译）等。

（二）关于《鲁迅的印象》，我们现在手头有两种本子，一是大日本雄辩会讲谈社所印行的初版本（1948.11），另一是角川书店的“角川选书”（第38种）的版本（1970.12）。两种版本，本文的内容和章节安排稍有出入。我们这个译本，是用后者为底本的。《第二版序》（它是把初版的序稍加增添和改订而成的）也是从这个底本译出的。译文除了略去后面的《补记》和第一节所附的一段《追记》之外（因为它们主要是介绍中国人所写的关于鲁迅的回忆著作，给日本读者看的，对我们意义不大，所以略去了），是逐段全译。

（三）原文本来有些注释性的语句或段落，著者都把它放在正文里，用括弧以示区别。除了有一处原是后来的“追记”，我们把它移作注文之外，其它都依照原来样式。现在，各节后面的注释，都是译者所加。

（四）原文是杂记体，各节间只用“0”的符号以示区

分。译本为了使读者对每节的内容一看就能明白，所以加上小标题。有些节，内容稍为复杂，小标题只能指出主要方面。

（五）增田教授的《鲁迅的印象》（指译文的底本全书），除了本文之外，还有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为了供读者参考，顺便把题目附译在这里：

鲁迅与日本

鲁迅书简（即林林等同志所译过的）

鲁迅的死

鲁迅杂记

忆鲁迅

迎接鲁迅逝世20周年

献给鲁迅逝世30周年

开始翻译鲁迅的时候

鲁迅的小说

鲁迅最好的三篇（小说）

阿Q正传的舞台里

憧憬鲁迅来日讲学

佐藤春夫与鲁迅

青木正儿君与鲁迅

（以下从略）

（六）本文的翻译工作，译者虽认真从事，但限于主观条件，错误在所难免，请同志们批评、指正。再者，在译事进行中，承校内外同志从各方面给以帮助，谨在此深表谢意。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

一九七六年四月中旬

第 二 版 序

近来，关心中国，关心中国文学的人们多起来了，拙著《鲁迅的印象》，现在作为“百万书”^①的一部而再刊行了。

新中国诞生以来，对于鲁迅特别关心，在中国固然如此，在日本，研究者也逐渐增多。毛泽东主席在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跟恶劣环境战斗的不屈精神，不被环境所压碎，而对于要压碎他的反动力量却抵抗到底，他的反抗和战斗精神的顽强是无与伦比的，他是一点阿谀、妥协都没有的不屈服的人。

另一方面，鲁迅也是谦让的和蔼可亲的人。开始和鲁迅一道办《莽原》后来和鲁迅分手，并且攻击鲁迅的青年作家高长虹，说到对鲁迅的印象：“我初次同他谈话的印象，不但和人们传说中的鲁迅不相同，也不象《呐喊》作者鲁迅，……写文章的时候，态度倔强，同朋友谈起话来，却很和蔼谦逊。”（《一点回忆》）^②

我的印象也完全是这样。文章中看到的鲁迅和直接对谈时的鲁迅情况不一样。没有严厉的脸色或说话，常常发出轻松的幽默，笑嘻嘻的，胸无城府的人。和他一道相对着，我没有感到过紧张。在文章中看到的俏皮和挖苦连影子都没

有，倒象个孩子似的天真的人。那么，拿笔时候的他和日常谈话时候的他，为什么那样不相同呢？对于向外时的他和向内时的他的不相同，要怎样来说明才好呢？那好比一块板壁，向外边的那一面，因为受风吹雨打，粗糙皱裂，颜色也显得暗黑，但是向内的那一面，还是原来样子的木板，没有皱裂，颜色也是发亮的。本原就是质地相同的，只是由于所呈现的方面不同。这实在是可以说明鲁迅的人品，无论向内向外都只是谦虚、天真。他不是巧妙地躲开外面的风雨，而是谦虚、诚实地叉开两腿站着挡住、防卫，由于他那不会欺骗的性格，所以外面的肌肤粗糙、发黑，他的本质，无论内外都是一个诚实。

向外的鲁迅，有他留下来的许多文章，而且许多人都在阅读，又有许多解说；我这儿只在我的印象范围内，提出日常的鲁迅，附加上所见所闻，介绍他的人品的一方面，这就是《鲁迅的印象》。

我在上海和鲁迅直接接触，是从昭和六年（1931）三月到同年十二月末的十个月期间，以后，从昭和十一年（1936）六月到七月，为了探望他的病，再一次去过上海，前后凡一年间，都看见他的脸，听见他的声音。从昭和六年回国后直到他逝世前，大约每月通讯两回。这期间，也许可以说是间接地和他接触吧。初头的十个月，每天午后在他家度过三小时乃至四小时时间，到了傍晚，也常在他家吃晚饭。现在谈到他，大体是以当时的见闻做中心，凡想到他的地方，也不免下意识地被当时的印象所支配。我自然没有全面地谈论鲁迅的自信，我所能做到的，是以直接印象为主，传达他的为人或人品的一方面，尽管不免仅限于某个时期的

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读过他的文章、著作所得到的印象，无可否认地是要交替着起作用的。他的著作《中国小说史略》、第一部小说《呐喊》、第二部小说《彷徨》，几乎是一字一句地曾直接听过他的讲解（每天下午到他家去正是为此）。关于回忆小品集《朝华夕拾》、散文诗《野草》，或短评、随笔集《热风》、《华盖集》及其《续编》、《而已集》等，也是一面提出字句的疑问，一面在他面前诵读过的。关于当时的讲解，现在除了留下的一些笔记之外，大致都忘记了；但是，每天在他的工作台前并坐着诵读他的著作之间，同时在看他的风貌、举止，听着他的说话、笑声之中，却逐渐地形成了“我〔心目中〕的鲁迅”。

可是，一切都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二十多年前的见闻，还没有被岁月所磨灭而余留下印象，这一定是时常打动着我的心的东西。尽管这么说，究竟存在着我自身的器度问题。我那时还不满三十岁，刚出校门，不用说，思虑很浅，知识也贫乏，当然器度也小，不可能照原样地把鲁迅容纳下来。但是那时候的我碰到鲁迅这样罕有的人物，而留下从没有经验过的强烈印象，这也是事实。同时，既是直接的印象，这就和著作有所不同，能够传达出一些什么来吧。

八年前最初出版《鲁迅的印象》的时候，在几位朋友聚会的座上闲谈，小野忍说，假如鲁迅是象歌德那样伟大的人物，那么象写作《歌德对话录》的爱克尔曼那样，增田的姓名也将流传于后世吧。竹内好^③便略加反驳说，不，鲁迅并不下于歌德，这书也会流传于后世。尽管是一时的闲谈，我知道这是老朋友们对这本书的出版所具有的友情，心里很感谢。再者，本书的最初出版，烦劳了奥野信太郎，在此并

表谢意。

昭和三十一年六月

增田 涉

- ① “百万书”，是大家可读的好书的意思。
- ② 《一点回忆》，原刊重庆《国民公报》星期增刊，这里据林辰《鲁迅事迹考》所引转录。
- ③ 竹内好，日本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著有《鲁迅》、《鲁迅杂记》等书。

目 录

译者说明	(1)
第二版序	(1)
一、绪言(略述认识鲁迅及受教经过)	(1)
二、鲁迅重视自己所写作的东西	(6)
三、鲁迅的性情、状貌等	(7)
四、鲁迅的平凡与伟大	(9)
五、日常生活中的鲁迅	(11)
六、鲁迅喜欢埋头苦干的人和他对版画的 爱好	(13)
七、鲁迅首先是爱国者	(16)
八、鲁迅革命家的热情与进化论	(17)
九、鲁迅认为生在中国比生在别国好	(18)
一〇、鲁迅重视文学作品和祖国的未来	(19)
一一、鲁迅对敌人高度的警惕性	(21)
一二、鲁迅参加光复会问题	(23)
一三、鲁迅在病中的状貌和心情	(25)
一四、鲁迅轻蔑虚无主义者	(26)
一五、鲁迅书法的风格	(28)
一六、鲁迅的爱憎	(29)
七、鲁迅讨厌儒家所谓“完人”的思想	(31)
八、鲁迅在敌人面前的兀傲姿态	(33)

一九、鲁迅与许广平结婚的问题·····	(35)
二〇、鲁迅跟周作人不和的主要原因·····	(37)
二一、苏曼殊是鲁迅的朋友·····	(38)
二二、鲁迅作品的早期日译及其日本友人·····	(40)
二三、鲁迅爱用“奴隶”一词的社会原因·····	(42)
二四、鲁迅跟月亮和小孩·····	(45)
二五、鲁迅对于写作的勤奋·····	(48)
二六、鲁迅为什么主张人的生存和温饱·····	(49)
二七、生存为了进化·····	(54)
二八、鲁迅少年时的贫苦生活(及后来认识 “土匪”的故事)·····	(56)
二九、鲁迅的广博知识·····	(58)
三〇、用古文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用意 所在·····	(60)
三一、写作《中国小说史略》的勤劳·····	(61)
三二、鲁迅写作《中国文学史》的志愿没有 完成·····	(63)
三三、鲁迅文章的“言外意”·····	(66)
三四、鲁迅在日本见过孙中山·····	(69)
三五、鲁迅与李贺、杜甫·····	(71)
三六、鲁迅与李贺关系的变化问题·····	(72)
三七、从尼采到海涅·····	(73)
三八、鲁迅对于人生道路的探索·····	(75)
三九、鲁迅是进步文学青年的保护人·····	(76)
四〇、对所谓“多疑”、“善怒”的看法·····	(79)
四一、多疑与想象力及民族、社会的关系·····	(81)

四二、鲁迅与长篇小说家·····	(82)
四三、鲁迅的小品文(杂文)比小说更重要·····	(83)
四四、鲁迅与芥川龙之介及救人精神·····	(85)
四五、鲁迅在木刻史上的地位·····	(88)
四六、鲁迅的矛盾与所处的中国社会·····	(93)
四七、鲁迅是伟大的文化指导者·····	(95)

一 绪言（略述认识鲁迅及受教经过）

开始知道鲁迅的名字，是在哪年哪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在旧制的高等学校当学生的时候，同班有一个在台湾生长的洪君，他在阅读中国的杂志、小说，我和他相当亲近，大约是从他那儿听说过的。或者是，因为当时在看京都大学的人们所办的《支那学》，在那杂志上刊登了青木正儿^①所写的《围绕着胡适的新文学运动》的文章，才开始知道的。当时的事情已经不清楚了。那时是大正末年（1925）。

直接读鲁迅的小说，是上了大学之后。同班的辛岛骁君^②，利用暑假到中国旅行，在北京会见了鲁迅，得到那时候鲁迅他们出版的《语丝》等。他回到东京，和同班同学商量，筹划成立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会一类的团体。第一次会是评论鲁迅的文学。我也在会（实际只有四五个人的集会）上发表了类似批评的意见。记得是读了《故乡》，断定那是牧歌的抒情性的东西。总之，当时连鲁迅的文章都没有读过，因为记得读起来是很困难的，一定不明不白地瞎叨唠了。不过那研究会也只开了一回就停止了。

鲁迅的名字成为难忘的东西渗透我的头脑的，倒是由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我们在大学听过盐谷温先生^③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课，在那时，关于中国小说史，盐谷先生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说的最详细，被认为在小说史方面是最高成就。正在那时候，出现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

略》，那材料的丰富和体系的完整使人惊异。因为当时谁也不注意，所以他给与新的研究的启发是不少的。受了它的刺激，盐谷先生完成了明代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研究，弄明白了《今古奇观》的成立系统。我和长泽规矩也君^④、辛岛骁君同去上野图书馆查考《醒世恒言》，查考三言的编者冯梦龙，研究的辅助工作是很多的，那都是以《中国小说史略》做引导的调查、研究。从这样的工作中，使我深感到《中国小说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划时代名著。而这正是我刚入大学的时候，这《中国小说史略》的作者，的确是惊人的学者——这样的尊敬的念头就深深栽进青年的头脑里，还不止我一个人，当时的同学，谁也一定是这样。

我出了学校（虽然在学校时已经开始）不久，就做佐藤春夫先生^⑤的助手，从事中国小说的翻译等工作，很想到中国去看看。当一千页左右的长篇翻译告一段落的时候，趁机便决心去上海。这是昭和五年（1930）岁暮的事情。由于船的便利之类，第二年三月到了上海。最初只打算旅行一个月左右。当时对于中国文坛的事情，并没有特别注意，最初也不知道鲁迅在上海。只是因为得到佐藤春夫先生给内山完造先生的介绍信，一天去访问内山书店，恰好听说鲁迅正住在上海，而且每天都到内山书店来的。

我想，这是了不起的人，什么都得向他学习吧。在前面说过我对于他的尊敬，是由于《中国小说史略》，不过也知道作为作家，他是中国的第一人。因为曾读过上海版的《现代中国小说集》，又稍稍翻阅过上海发行的文学杂志《小说

月报》。

最初会见他的印象，现在已经记不清楚。如果那时自己是暂时的旅行者，和鲁迅只会过一两回面，也许到现在还能够鲜明地记起当时的情况吧。但是后来一直经历了十个月，每天都和他接触，所以那第一个印象就自然地消失了。

总之，我怀着向他学习的心情，最初是计算着他出现的时间每天到内山书店去。大约是由于我问他学习中国文学，应该阅读什么书籍才好吧，他便给了我他所写的回忆幼年时代的《朝华夕拾》。我把它带回住所去读，不明白的字句或内容，第二天到内山书店去向他请教——这样继续了一段时间。《朝华夕拾》是回忆他幼年时代（以及留学日本的时期）和那周围情况的，其中特别回顾了中国的生活风习和生长于其间的人的幼年的梦。这对于从外国来的，而且要学习中国事物的我，首先必须知道中国的生活风习及其气氛，——我想他大约是从这样的用意出发的。那是一本不到两百页的书，一个星期左右就读完了。其次，他给了我散文诗集《野草》。虽说是散文诗，却不是抒情的^⑧，多数寄托着激烈的愤怒（具有政治的意味）。他为什么写作这样的东西呢？在缺乏对当时具体情况详细知识的我，真正是不好理解。只是由此知道，眼前显得消瘦而苍白的他，是具有沸腾着的强烈愤怒的感情的人。

跟着开始了对《中国小说史略》的学习，这是本来就打算翻译的（内山完造先生也劝过我），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听他讲解的。那时候，已经不是在内山书店的店头，而是直接去鲁迅的住宅了。在内山的“漫谈”（当时这样说）一结束，就和他一道去他的住宅（从内山书店到他家约二、三分钟

的距离)。然后，两人并坐在书桌边，我把小说史原文逐字译成日文念出来，念不好的地方他给以指教，关于字句、内容不明白的地方我就彻底地询问，他的答复，在字句方面的解释，是简单的，在内容方面，就要加以种种说明，所以相当花费时间，大约从午后的两点或三点开始，继续到傍晚的五时或六时。当然也有时转入杂谈，或参加他对每天发生的时事的意见或批评，大概有三个月的时间消费在那本书〔《中国小说史略》〕的讲读上。那时，因为他跟外界没有什么联系，所以大致上没有客人。在那宽大的书房兼客厅里，广平夫人在稍远的地方，干着她自己的工作（读书、抄写、织毛线等），（他们的儿子海婴，大都由保姆带了出去，不常在屋里），没有什么人打扰，我得以充分地接受教导。许寿裳所作的鲁迅年谱，那是根据鲁迅自己的日记编的，在民国二十年（1931）七月项下记有“为增田涉讲解《中国小说史略》全部毕。”^①当这事完毕时，我松了一口气，我想他也松了一口气吧。后来，《呐喊》和《彷徨》两本小说的讲解完毕，是在那年的岁暮。所以我在那一年里，是春、夏、秋、冬，每天都进他的书房；而且一天约三小时在接受他的个人教授。每天还受到广平夫人给以点心或茶水的招待。每星期还大约有两次在他家吃饭。他没有厌倦，而是把手谆谆教导，我说不出感谢的话，就是直到现在也还感到他的恩情。

①青木正儿，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曾在我国旧北京大学学习，后任日本东北帝国大学教授，著有《中国近世戏曲史》、《中国文学思想史》等书。

②辛岛骁，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见

过鲁迅，并互赠书刊。

③盐谷温，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曾任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和鲁迅相识，并互赠书物。著有《中国文学概论讲话》等书。

④长泽规矩也，日本中国文学研究者，东京帝国大学毕业，曾在我国旧北京大学学习。

⑤佐藤春夫，日本现代作家，中国文学介绍者，尊敬鲁迅，并翻译过鲁迅的许多作品。

⑥著者这里所谓“不是抒情的”，即不是牧歌式的那种抒情的意思。

⑦“后来出版了的《鲁迅日记》，七月七日项下：‘午后为增田君讲《中国小说史略》毕’”。（译者按：此条“追记”原来插在正文里，现在改为附注。）

二 鲁迅重视自己所写作的东西

对于鲁迅的印象或回忆，以前我也写过，但是写过那些事情呢，现在已经不大记得。我没有把写了的东西保存并加以整理的习惯，虽然多少写过些东西却都散失掉了。——由此想起，鲁迅对这样的事情却是规规矩矩的。他把自己所写的东西完整地保存下来，到了具有相当的分量，就结集成一册一册的书送到世上去。从《热风》到《且介亭杂文》许多随笔杂感集都是这样做的。短章断片也集合起来，按年次编辑。要是还有遗漏，就把它另集成《集外集》^①出版。从这种事情看来，他是把写作，把所写的东西发表出来，当做自己生存的意义。写作和发表的事情，可以认为是他生活的全部。他不是把自己写的东西选择出版的，他是把所写的一切，甚至断简零墨，无遗漏地照样投向世间的。虽然在他死后，有关的人为出版全集把一切收录下来，但他生前已经由自己的手把自己所写的东西逐年出版了。应该说，执笔著作就是他的生活本身的证据。和这相关的，我想起他有时对我说，什么都好，要无顾忌地写，如果有错误，随着年龄的增长给以修正就行了，不要一开始就想写出完整的东西。这话虽然有鞭策小心翼翼的我的意思，但也可以认为是恰当地说明了他自己执笔的——生活方式的态度。

①按《集外集》，是杨霁云同志搜集付印的，但鲁迅给以指导，提供资料，并写了序言。